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206041297

10位ISBN编号：7206041299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时间：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尼娜/宋庆文/温哲仙

译者：宋庆文,温哲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内容概要

本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将其放在20世纪末的语境中进行再定位。在陀氏宠大的思想资源中截取与女性问题相关联的要素，越过“女性主义”的视界，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讨论女性及其现代定位，同时涉及到性别的社会角色、性、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主义的退却，男性在变局状态下的内在紧张等话题。

本书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妇女形象，根据他所涉及的妇女遭强暴、遭男性虐待的事实以及他对“女性”的建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展开探讨。

虽然这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是“女性主义者”的角度，但实际上“妇女问题”并未被归入更大的架构中。

本书不想把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而是要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扩大女性主义的话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 译者：宋庆文 温哲仙 编者：何怀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言：世纪末的再解读 引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女性” 第一章 《罪与罚》：“我为什么要说‘女人嘛！’？” 第二章 包装《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评论家眼中被解放妇女的问题 第三章 超越《白痴》的女性特征 第四章 《永远的丈夫》和他们在女人上的“交易” 第五章 在《群魔》中揭露斯塔夫罗金 第六章 女性自杀和《作家日记》中《温顺的女性》 第七章 卡拉玛佐夫兄弟：重读“女性”和“父亲的尸体” 结论 Work Cited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章节摘录

书摘 女性读者可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斯维里加洛夫联系起来的意义尤为敏感。

在《罪与罚》中，强奸者与杀人犯酷似。

每一位都象征着在自由男性个体的世俗化同时又是西方化的“形而上学”以及性别化对抗驱使下的堕落的形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男子”自由的评论显示了社会构筑的男性气质所热衷的侵犯妇女的形式。

小说清楚地表明了，正如农民米柯尔卡因为母马是他的财产而抽打它（《罪与罚》第77页），也正如拿破仑是他的领土的征服者一样，斯维里加洛夫想象自己是“征服女人心的人”（《罪与罚》第488页）。

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偶尔也会想象自己能通过杀死一个贪婪的老太婆而成为“一千个当中生出的一个”。

斯维里加洛夫问杜尼娅，“那你不爱我？”（《罪与罚》第508页）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说‘女人嘛！’？”，以及分局副局长的问题，“女人们还想要什么？”相辅相成。

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里加洛夫的病都源自男性幻想。

这种幻想把妇女构筑成男子为获得男性气质所必须逾越的屏障。

小说最后一部分中，斯维里加洛夫的梦即象征着这种幻想。

巴赫金描绘为梅尼普体的梦标志着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的全貌。

它把妖妇比做受害者，把东正教圣母比做抹大拉，把少女比做妇女，并将双方都比做代表着男性的欲望和堕落的妓女。

当斯维里加洛夫掀开熟睡的小姑娘的被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他所有女性意象的奇异的核心：

但是奇怪：这红晕看上去似乎比平常孩子们脸上的红晕更加的鲜艳、浓郁……她的眼睛正慢慢地睁开。

锐利的小眼睛正朝他使眼色，全然没有小孩子的天真气，似乎这斯维里加洛夫的梦显示了包含男性与权力和女性肉体的关系的“根本问题的最普遍的体裁”。

他的梦提出了妇女是否是人；妇女是否心口一致；妇女是否希望遭强暴等问题：是的，果真是这样；她的嘴唇张开，微微一笑，嘴角微微抖着……，她明显地笑了！……这张全然不像小孩子的脸露出了某种无耻的挑逗的神情。

这是淫荡，这是风流女人的面孔。

是法国妓女无耻的脸……是，就在这个时候他醒了。

（《罪与罚》第520—521页）这个梦连同她“锐利、狡诈”的眼睛，重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经历的片断。

它重复了“农妇”波尔费利的“眨巴眼睛”和他梦中当铺女老板的大笑。

那张孩子脸则反射出索尼娅孩子气的脸，反射出索尼娅是“妓女”、而妓女和拿破仑一样都是“法国人”的事实。

像索尼娅一样，杜尼娅受诱惑而向卢仁那样的男子出卖自己。

但在斯维里加洛夫的梦里，男子也将自己出卖给将他们引向绝望和自尽的堕落个性和幻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加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宗教意向并未掩饰掉他所处的社会所投射到妇女身上的东西。

拉斯柯尔尼科夫得知斯维里加洛夫开枪自杀后，“感到似乎有个重物落到他的身上，把他压住了”。

（《罪与罚》第541页）他的感觉与斯维里加洛夫的感觉颠倒了，后者觉得“他心里突然释去了一个重负”。

性危机的重负不再上升为自由或权力的抽象问题，它转而移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身上。

杜尼娅和索尼娅对于他的意义。

斯维里加洛夫确实扔给他妹妹的那把“钥匙”及其对他的象征含义，把他压倒了（《罪与罚》第509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即使他没有完全与索尼娅的基督徒精神相融合，他仍然跌进了索尼娅和杜尼娅占据的新世界。在这个女性对男性产生强烈影响的世界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对立、英雄与虱子的对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开始消失。

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生活取代了对立，他的思想意识里该形成绝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罪与罚》第580页）。

这种差异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男性气质的新变体，它会避免暴力，但又抵制软弱无能。拉斯柯尔尼科夫试图实践他所能做到的男性勇气最勇敢的形式（拿破仑主义），但最终失败了。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失败表现为一种成功。

小说中别的男子每一次“强加于人的两性关系”进展上的失败也可以被解读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男性气质错误观念的逐渐削弱。

这种错误观念必须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中铲除。

在这些男性幻想的衬托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索尼娅以难以置信的同情心，并使杜尼娅具备了美德，悟性和力量。

它们可以被理解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替代女性顺从美德的东西。

杜尼娅和索尼娅，作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被强奸少女形象的成熟变体，她们对侵犯她们的男人进行了不彻底的报复。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如果以谋杀告终的强奸幼童是最恶劣的犯罪，那么年轻女性反抗强暴并导致强奸者自觉转变，则会构成转变的男性意识。

更重要的是，它会承认与索尼娅的不同形式的女性力量。

如果斯维里加洛夫与拉斯柯尔尼科夫酷似，那么斯维里加洛夫由性病态转向与杜尼娅之间短暂对话关系，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宗教信仰转变的一个女性主义翻版。

“乔治·桑主义”（George Sandism）的冲击在本文被予以高度重视的杜尼娅——斯维里加洛夫情节中显而易见。

乔治·桑去世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对她的敬意，更加喜爱她的为爱献身的女性题材小说。

但是，他将乔治·桑的题旨吸收进自己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他对女性气质新的表现形式以及对反抗并影响男性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兴趣。

继鲍里斯·雷佐夫（Boris Reizov）之后，罗伯特·贝尔克纳普继续强调乔治·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并称《莫普拉》是“杜尼娅与斯维里加洛夫冲突的原始素材；也是当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与米卡·卡拉玛佐夫在一间偏僻的房里无助地面对持枪者时两人之间冲突的原始素材。

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一样，杜尼娅和卡嘉都“突然被推入一种境地，（男性）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兽性和她的庄重和美丽而对强奸行为慎重思量”。

从持枪的杜尼娅到《日瓦戈医生》中帕思捷尔纳克的拉拉，拉拉练习射击然后试图开枪打死引诱她的人——科马罗夫斯基，乔治·桑的影响渗入俄罗斯作家对女性的构想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吸收了乔治·桑的情节，即妇女争取男性对改革的承诺和妇女将男子送上法庭。

他对乔治·桑的吸收始于《罪与罚》，并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通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德米特里所作的不利于他的作证而加以发展。

这将在第七章讨论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身的挑战为《罪与罚》画上了句号：“他要付出很多来获得美好的生活……他将来要建立丰功伟绩来赢得美好的生活”（《罪与罚》第599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男主人公正是具有这种行为的英雄，尤其是梅什金公爵和阿廖沙·卡拉玛佐夫。

他们吸收了社会构筑的“女性”特点，并且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极为敏感。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阿廖沙难忘母亲悲惨的遭遇，并以此为动力。

当父亲向他描述如何折磨阿廖沙的母亲，“那个尖叫者”时（《卡拉玛佐夫兄弟》第8章第3页），他晕了过去。

重演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母亲和妹妹重逢时昏倒的情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但是在觉悟上有了新的提高。

如果没有他们最重要的先驱——拉斯柯尔尼科夫，难以想象梅什金和阿廖沙会是什么样子。

在《罪与罚》所展现的情节中，一位男子如果不愿意进入与妇女的对话关系和对妇女的认同中，真正的男性英雄主义便难以存在。

从而实现了一个属于两性双方的未来的女性主义理想。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1992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以女性历史为主题的文学研讨会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本书因此得以出版，它着重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笔者尤其要感谢卡伦·奥芬和她的著作《女性、家庭与自由：历史记载的有关辩论：1775～1919》。

笔者曾对俄苏妇女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因此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研讨班的讨论启发笔者关注一个崭新的领域，即与他的男主人公承受的精神上、心理上乃至政治上的危机密切相关的女性人物在作品中是如何表现的。

笔者发现，人们低估了女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题中的重要性，因而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初，从一个崭新的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俄国人。

本书(1994)所撰写的那个世纪已经成为过去，在这个世纪里，妇女的权利、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和妇女参政议政在西方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妇女斗争的冲击和有关妇女问题的辩论于19世纪60年代波及俄国。

1844年，费朵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分别与几位“新”女性产生过感情纠葛。

她们摒弃传统的社会角色，主张独立，并大胆尝试原本只属于男人的活动：写小说；研习医学，加入激进的社会主义小组深入俄国农民中作宣传。

有关女性问题的争论最初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并在19世纪遍布整个欧洲。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这场争论延续了下去。

妇女们为赢得选举权而斗争，为争取立法、参与制定国家政策以及生育权而斗争。

然而，和中国一样，俄国的斗争进展缓慢。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他曾将它与《群魔》中激进的恐怖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他对“新女性”的同情还是通过他对妇女反抗男性暴虐的描写而流露了出来。

他深感沙皇俄国法律的不公正，正是它给妇女们带来了苦难；他也意识到了男性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把妇女当做没有自身价值的财产一样对待的后果。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样一幕场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姐姐杜尼娅举枪射向企图强奸她的人。

而在《白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塑造了一位被男人们用一种色情彩票而任意购买的女子，她疯狂地想要摆脱自身的境遇，这使她和梅什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公爵”，一位潜在的救世主走到了一起。

在这部既是悲剧又不失讽刺意味的小说中，甚至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在世基督的尝试也无法拯救娜斯塔霞·费利波夫娜，她仍难逃在死亡和为人情妇之间做出抉择。

在《温顺的女性》中，小说的叙述者也是一位忏悔者，他杀死了年轻的妻子，因为疑心她爱上了别人。

这恰恰暴露了他的内心思想，即她必须服从他的偏见和嫉妒心理。

直到她死后，他的良知才开始转变。

而表现男人们在意识到妇女所受痛苦之后，其自身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如《白痴》中的娜斯塔霞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这类女性形象，与中国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不无相似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妇女被作为夫权的陪衬、被当做男人疯狂购买的商品、既是圣洁的象征同时又被性别化的悲惨命运。

他同时又揭示了妇女的形象是如何被自身的仇恨、种种殉道的行为和对男权的反抗而扭曲的。

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言里，笔者十分荣幸地回顾了俄、法和美评论家们的思想，他们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女性问题做出贡献并促成了此书。

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些西方观点之间矛盾的关系，有助于21世纪中国妇女境况的改变，也有助于她们接受解放和独立的思想。

19世纪的俄国思潮，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处在“东”“西”方思潮的交叉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俄国历史及其文学史与东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古代神话和宗教意识直到当今时代在这两个国家仍然存在。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编辑推荐

本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将其放在20世纪末的语境中进行再定位。在陀氏庞大的思想资源中截取与女性问题相关联的要素，越过“女性主义”的视界，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讨论女性及其现代定位，同时涉及到性别的社会角色、性、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主义的退却，男性在变局状态下的内在紧张等话题。

本书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妇女形象，根据他所涉及的妇女遭强暴、遭男性虐待的事实以及他对“女性”的建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展开探讨。

虽然这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是“女性主义者”的角度，但实际上“妇女问题”并未被归入更大的架构中。

本书不想把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而是要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扩大女性主义的话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